

Hello! Shanghai

俞天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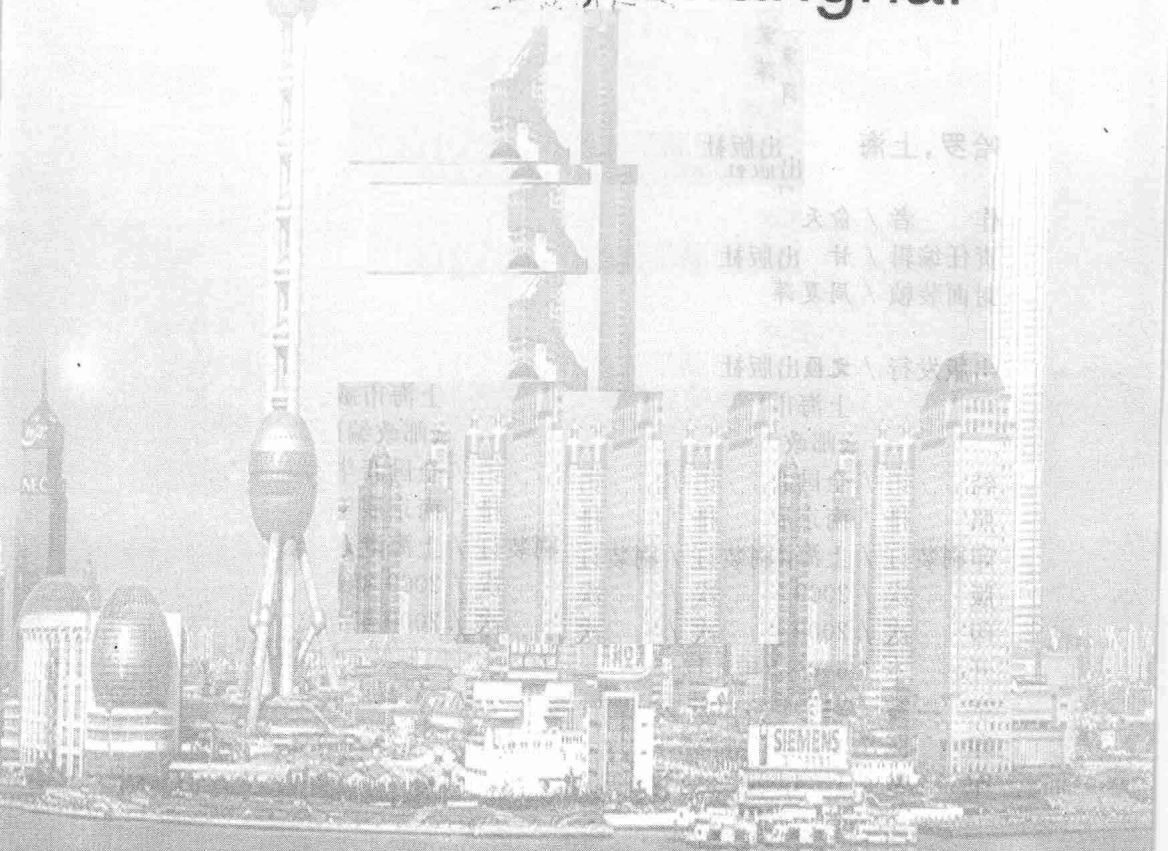
哈罗，上海

 文匯出版社

俞天白 著

H 哈罗, 上海

ello, Shanghai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罗,上海 / 俞天白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80741 - 514 - 5

I. 哈… II. 俞…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7913 号

哈罗, 上海

作 者 / 俞天白
责任编辑 / 甘 棠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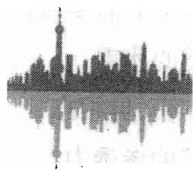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港东印刷厂
版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40 1/16
字 数 / 245 千
印 张 / 16.75
印 数 / 1—4 000

ISBN 978 - 7 - 80741 - 514 - 5

定价: 26.80 元

目录



第一辑

- 3 / 清与浊
——苏州河：上海历史的镜子
- 7 / 世界从这里走进上海
——上海老城厢笔记
- 17 / 金光明灭几度秋
——为《收获》杂志“百年上海”而作
- 39 / 哈罗，上海
——重新闯关来沪冒险的新“大班”们
- 63 / 从兴业路到新天地
- 66 / 道是无情却有情

第二辑

- 71 / 上海：1962年的6027
——《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之一
- 81 / 落差
——1988年上海“甲肝”肆虐反思
- 98 / 未退而思
- 101 / 地球不能承受之轻
- 104 / 文明的空间

- 107 / 比花草更需要呵护
112 / 滚烫的冰雪
116 / 苟富贵,毋相忘
119 / “大”的渗透力
122 / 问责与问愧
125 / 社会伦理密码

第三辑

- 131 / 眸子里的那缕光芒
134 / 也是一种辉煌
137 / 微笑为谁灿烂
140 / 青春的重量
144 / 民族的记忆
——致王选女士
152 / “磨稿人”章仲镠

第四辑

- 159 / 罗马断想
163 / 倾斜:永恒之美
167 / 献给活跃的精神
172 / 鲁尔:“工业文化之路”
176 / 古城的慷慨
179 / 布莱岑海姆
183 / 海涅与他的“面相迷景”
188 / 敬畏大风车
190 / 维腾堡、瓦尔特堡和马丁·路德
196 / 自由之城奥古斯堡
198 / 克劳蒂娅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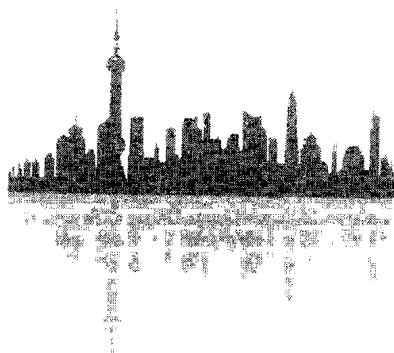
- 201 / “友情带”
206 / 莱茵河之美
209 / 品酒莱茵高
214 / 无法复制的爱尔茨堡
217 / 巴特尔教授和他的自由空间
220 / 城市细节
223 / 滑铁卢：“荒野的雄狮”
228 / 音乐之都维也纳
232 / 智慧之泉

第五辑

- 237 / 底线的失落
241 / 生活需要偶像
245 / “概念”可以“新”，“底线”却必须坚守
——评“新概念作文”并纪念《萌芽》创刊 50 周年
249 / 人文精神的缺失与经典的泛滥
252 / 独步当时，流声后代
255 / 呼唤家长本位的回归

H 哈罗, 上海
ello, Shanghai

第一辑 >>>



清与浊

——苏州河：上海历史的镜子

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此说不谬。但要为上海追根寻源，并从更深层次上观察与预期上海发展动态与趋向的，却应该是苏州河。可以说，苏州河是上海历史的一面镜子，是插在上海躯体内检测上海生命与活力的体温表。她的清与浊，浊与清，清清浊浊，浊浊清清，都准确而又细致地显示出上海的起落与荣衰。

苏州河，古名松江，又称松陵江和吴淞江，发源于太湖瓜泾口，东经笠泽，流经三江口而直泻东海。其水势浩瀚，“江凡独流入海者，谓之读”；又因鱼虾满江，网捕栅围，而以捕鱼工具的“沪”字冠之，被称为沪读。其水清澈，在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视野里，她远胜于新安江。“松陵清净雪消初，见底新安恐未如；稳凭船舷无一事，分明数得脍残鱼”就是这位诗人赞美她的诗篇。充沛优良的水质，直通三江口到达大海的交通之便，诞生了经济繁荣的青龙镇。青龙镇撷取吴淞江之便，借得长江三角洲上浦、汇、塘、泾的大小湖群所构成的网络状水系的地理之利，其航运发达达到“自杭、苏、湖、常等州日月而至；福建、漳、泉、明、越、温、台等州岁二三月至；广南、日本、新罗岁或一至”。这分明是一个“海舶辐辏，风樯浪楫，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的蜚声海内外烟火达万家的贸易港口。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宋代大字画家米芾，就曾任青龙镇镇监；著名诗人梅尧臣、大苏、小苏、秦观、范仲淹、杨维桢、越孟頫都在这里生活过，并留下了不少诗篇与书画，为中国文化艺术增添了夺目的亮色。当时就有人将她与汴梁媲美。可惜，小农

自然经济固有的文明,使青龙镇处在一个浊中之清的状态中。这个“浊”,是混淘淘的,缺乏自觉的那种对于生态环境只会利用而不知保护的混浊。为此,时至唐代,因潮汐夹带而来的大量泥沙,阻塞了吴淞江。到明永乐年间治理水系的时候,不得不让道于东江,即黄浦江。于是,上海兴起,并取代了青龙镇。这一历经千年的繁华古镇,而今只留下农田荒草中一座残塔,孤身只影地留存于残阳夕照间。这是吴淞江的悲哀,上海的造化。可对于今天的上海人来说,青龙镇“浊中清”的历史,能不是这个东方大都市走向明天的一面镜子?

是的,这是一面准确明晰而又铁面无情的镜子。这面镜子,照出了混淘淘的浊字掩盖下面的清,自然也照出了貌似“清”纯所掩盖的污“浊”。西方列强入侵之初,以为吴淞江通向苏州,所以称她为苏州河,疯狂的掠夺,使她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变得污浊了。那是以浊中之浊换得上海畸形繁华的年代,姑且不论。可叹的是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缺失的是应有的一份清醒。为了急于展示新政权的成绩,为了急于获取地区和社会各阶层的平均,上海成了大家庭中的“长子”,只是向她索取超负荷的贡献,而不考虑其他。沿苏州河的闸北、普陀、长宁等工业区,不计后果地将工业废水排入苏州河;市郊农民,也将苏州河当做到达城区搜集肥料的通道,在她的沿岸建造起一个个粪码头,市民、船家也把她当作了天然厕所和天然垃圾场。苏州河水哪能不变黑变臭?苏州河和黄浦江汇合处,黄黑分明的两股水流的交汇,竟成了上海市区的一大奇特景观。我有一位朋友住在河滨大楼,却不愿将家庭住址告诉我。当我知道并想登门拜访时,竟给谢绝了。多年以后才弄清原因,羞于说出住址,就是因为沿苏州河地段,已经和“下只角”划了等号!那是什么年代啊?新闻媒体天天宣传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年代,是“西方都市污染得都要戴防毒面具上街”的年代!这是距苏州河全线受到污染的1978年,只差一步之遥的六、七十年代之交的事。此乃闭关锁国的悲哀,也是背负着小农自然经济文明因袭重担的悲哀。强自标榜山青水绿、莺歌燕舞、一派清明的只有咱们中国。啊,苏州河,这种况味只有你心知肚明!你只能默默地无奈地展现黑色,散发恶臭,漂浮着成片的生活垃圾,以此诉说难言的苦



恼，警告中国的盲目，警告大上海病了，大上海已经沉沦为衰弱的巨人了。这是用什么心态装点出来的用清纯掩盖的混浊啊！这分明是自我陶醉夜郎自大的浊。这当然是历史的局限，可对于今天以至今后的上海人，何尝不也是一面镜子？

上海人是珍惜这面镜子的。以往的“浊中清”，“浊中浊”以至“清中浊”，都只是历史的一段悲凉的插曲，是苏州河谱出的暂短的海文明的变奏。伟大的时代，到底有能力使上海成为真正的上海。上海历届市委、市政府，无不将从根子上治理苏州河作为重振上海雄风重塑上海文明的重要环节来思考。上海人不会忘记，1988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向上海市民提出这样一个号召：“决心把苏州河治理好”！实际措施紧跟而上：投资86.5亿元巨款的合流污水治理一期工程随之动工，奏响了大规模治理的序曲。1996年，市政府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成立了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小组，制定了苏州河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制订出苏州河环境综合治理方案，确定了“以水为中心，全面规划，远近结合，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方针。基本消除河水水体黑臭的目标，定在2000年。这是何等巨大的工程，需要下何等巨大的决心啊！这条流经东方第一大都市中心市区的水流，污染的原因，绝非一三二四就可以说清楚的。试想：几百万人口生活污水的日夜排放，以世纪计算的沉积物所化成的底泥，沿河汇入的无数条支流，如造成黑臭之源的木渎港、彭越港、新泾港等小河浜对她的影响，不利的水动力条件，无可替代的航（货）运……然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上海清明的政治条件，上海雄厚的人才与科技资源，以及花了沉重的代价才获得的当代世界社会发展观，使我们懂得，再困难再复杂也要治理，也有办法治理！于是，截污、治污、调水、清淤、曝气、环境整治和绿化等多项工程一一诞生了。1997年，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开始启动，沿河的黄浦、静安、虹口、闸北四个区，通过拆迁码头，整治环境，建设起了绿化样板段；1998年，封堵了44家污水直排苏州河及其支流单位的排放口，截流了28家企业直排苏州河的污水；同时，在上游建造了6条支流的控制闸门，为苏州河污染减负……到世纪之交，上海人盼望了多少年的苏州河新面貌，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了。这是一条古老的苏州河，也是一条崭新的

苏州河! 林木花草, 点缀了十里长堤; 临水小区, 借到了几许春光! 当年与“下只角”画等号的沿河地段, 竟成了购房者抢手货。不管是上海人还是外地游客, 无不为了她的清丽多姿惊叹。2001年金秋, 上海旅游节开幕之际, 居然在这里赛起龙舟。龙舟竞渡, 标志着真正的春天将长驻于此了。她让上海人从她清粼粼的河水中, 清醒地看到了清明的时代, 清醒地意识到上海人应具有的文明素质, 应负的社会责任与时代使命。这难道不是“清中清”时代的折射?

苏州河, 上海的镜子; 苏州河, 检测上海生命与活力的体温表! 你终于经历“浊中清”, “浊中浊”, “清中浊”而达到了“清中清”, 展示出清醒的头脑, 并以清丽雄健的步伐前进了!

我赞美苏州河, 更赞美这个时代!

2001年9月18日

世界从这里走进上海

——上海老城厢笔记

当今,上海城区跨越浦江扩大到快要接近东海边沿了;空港客机降落的频率,已经用分来统计了;海港的吞吐量,也以亿吨作为单位来展示其业绩了;通过陆路进出,每年都在骤减几小时周转率的不断提速……提出世界从哪儿走进上海这个问题,樟脑味儿难免有点儿浓。但价值,就在这股樟脑味儿里面。

我说的,当然不是道光十二年,即1832年东印度公司广州分公司大班马治平派遣的“阿美士德勋爵号”的那次强盗式的破冰之旅。那一次,506吨的“阿美士德勋爵号”巡洋舰满载细布、羽纱、棉花和鸦片,从澳门出发,依靠冷峻的张得大大的炮口壮胆,小心翼翼地沿着中国海岸线北上,它代表一个给我们苦难与耻辱的“世界”,不是“走”进上海,而是杀进上海,霸占上海,与我在此探讨的话题不相干。我说的这个世界,是比他们更早的,不是蓝眼睛黄头发高鼻子为代表的那个强权世界。

说到这里,我们的目光,自然落到了城隍庙豫园一带。

那是明末清初的上海城,方圆不到九里,纵横的河道间,鳞次栉比的青墙瓦舍,宽敞的鹅卵石铺设的街道两旁,聚集着各色商家以外,高耸的马头墙,观音兜,使整个城区像一群恣意驰骋的奔马群,奔马群间,是争妍斗艳的大小园林在展示园林匠师的巧思才华,露香园,豫园,风树园,日涉园,素园,水竹居,柱颊山房,宜园,也是园,一粟巷,吾园,半径园,省园,思敬园……几乎都是集中了江南园林艺术大成的精品。一

个园名就是一首诗,而且园中套园,诗里有画,画里有诗。城内纵横的河道,还在等待着园林匠师们去施展未尽的才华。而这些花园都是住宅的一部分。这种住宅,当然不是普通老百姓挡风避雨之所,而是官宦之家。像日涉园,就是清初《四库全书》总纂陆锡熊的旧居,有名的竹素园,便在这个私家花园里面。紧靠此园的竹素街,既可引向建筑、花木、山池融合而成的园林艺术天地,也通向城内最高的权力中心:道台衙门。衙门通向园林住宅,园林住宅连接着衙门……

在那重农轻商、严厉实行海禁的古老帝国,这些尽态极妍、以示富贵而且高雅的一个个园苑,就是大封闭王朝中的一个封闭的小王国。

企望冲破这种大一统封闭体系,请世界走进上海的,是同样以园林带住宅的,曾经成为江南清代重要藏书楼之一的书隐楼。如果说不上是第一家,也算得上是冲在前头的主力军中的劲旅。

坐落在日涉园对面的书隐楼,是一处园苑中的核心建筑。是当年万丰商船号、金利源码头、瑞泰丝茶号、丰泰木行店主的运筹商道谋略与生活起居的地方。万丰商船号创始者郭氏来自福建漳州,其始祖自明代万历永乐年间就开始了海上贸易。因为福建泉、漳一带有出海经商的传统,明朝万历年间长乐文人谢肇淛在他的《五杂俎》中称他们为“闽商海贾”。郭家第十一代世祖郭彦璞,随郑成功去台湾以后曾一度中断,但不久就继续了海上事业。那时郭家的商船队,堪称中国最早的民间商船队之一。足迹所及极为广远,巴达维亚、暹罗、马来亚、婆罗洲等港口都是他们商船常去的地方。巴达维亚,即今天的雅加达;婆罗洲,也就是今天的加里曼丹。这一带,当时统称为西洋。他们所用的船只叫飘洋船。因为行驶全靠风帆,无法确定目的地,但凭风向漂流而得名。为了防御海盗劫掠,船号上都备有兵器火炮,水手们除了对付风浪,还要靠这些兵器自卫。船只负载量之大,比当时上海码头上的沈义生沙船大数倍,海上往返一次,往往历时一个寒暑,甚至更长的时间。清乾隆年间,已经在海洋上拼风斗浪二十余年的第十八代传人,随着飘洋船“飘”到了上海道,发现位于长江口与黄浦江交汇处的这个上海港,地处南北海岸线的中间,是航运事业发展的理想基地,乾隆 27 年,即公元 1762 年,决定在当时上海道的道府所在地,即上海城的小东门外洋



行街(现为阳朔路)设立万丰号,经营东西洋贸易和沪台之间的花糖运输;为适应长江三角洲以丝茶为主的出口贸易,又次第开设了瑞泰丝茶号、丰泰木行等等企业,并为其商船建造起专用码头——金利源码头——按闽帮航船的习俗,均以“金”表示吉利,而非姓氏。万丰号在这里运出绸缎、丝茶、瓷器、棉布和华北、长江流域的土特产,从海外运回的是珍珠、檀香、沉香、红木、象牙、燕窝、鱼翅、藤条等货物,其数量之巨,都超出了想象,珍珠是用箩筐装的,象牙是用扛棒抬的,珊瑚是用箱子运的,上海城里豪富之家的红木家具,多半是万丰船号运来的!他们也远航日本,日本皇室曾发给万丰号贸易凭照,允许他们自由开进日本港口交换丝茶瓷器等物资。总之,在鸦片战争之前漫长的九十余年间,郭家儿孙葬身海底的就有18人,换来了蒸蒸日上的商业繁荣,换来了上海商界这样一句赞语:“外滩兜转里滩通”!

外滩、里滩,是指通城河(即新开河)与黄浦江沿岸,意谓他们的房产土地,宽广到两滩相接了。同时,外与里,也是国门内外的形象性说法。那个时代所理解的大海彼岸那个辽阔的、神秘的、充满了危险的世界,也就随着这句夸奖性的言语,走进了上海。船上除了水手以外,负责翻译的“通司”,也就成了见证与最具有权威的风土人情的传播者。

遗憾的是,在那个重农轻商的时代,郭家始终无法跻身当时的上层社会,进不了道台衙门为中心城区的社交圈子,成不了遍布诗情画意的园林住宅的主人。直到那一年这个以书隐楼为核心建筑的园苑卖给了他们。

书隐楼,和日涉园、露香园、豫园、风树园、日涉园、素园等等,同样是一首诗,一首历史烟尘中的朦胧诗。这一片有七十余间房屋所组成的明末清初的宅院,是住宅兼藏书楼的建筑,最早的主人是一品大员,官至军机大臣、兵部尚书,为“书隐楼”题匾的沈初,是乾隆癸未科榜眼,历任清乾隆年间礼部、兵部尚书,并曾任《四库全书》副总纂,就足见其位高权重之显赫。可惜其子孙败落了,易了主。这不是一幢建筑从官宦之家到商贾之家的转换。而是中世纪的中国走向近代中国的象征性转换。因为,从官宦之家的内室兼藏书楼,转换成了让世界走进上海最早的一个“口岸”的指挥中心。当时,海上贸易巨贾的郭氏子孙,当然

没有领会这种占有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只是以拥有这处豪华园苑、跻身这个官宦特区生活为荣,对园苑中的林木花草,园林与建筑的布局,无不倍加珍惜,认为保持了与日涉园、露香园等身价相匹配的原貌,也就赶上了原主人高贵的身份。一进大门,翠竹苍梧,东西对映;叠石成山,山岩峻峭;山巅雨水,汇流下泻,泻出一片潺潺飞漱声;山下有小径西北折,架有板桥,通向山坳茅屋……书隐楼,就是在这样步步推进的田园风光里,昂然屹立,成了整个园苑的核心建筑,它与园内的轿厅、大厅、花厅、船厅、膳房,构成了一片错落有致具有鲜明明清风格的建筑群。大厅后沿的门洞与书隐楼相通。这是在上海极其少见的真正的石库门,两扇门面上,为了防火,却不用铁皮包裹,也不用朱门金钉装饰,而是用薄薄的大方砖——望砖包镶门板。正方形的砖体,菱形排序,砖面水磨,表面光洁如大理石,在砖上钻眼,用大头铁泡钉将它钉在门板上,在门板开启边缘处用护铁镶边,以防薄薄的望砖脱落。成了名副其实的石门。此门不常开,进进出出的是经膳房门前一扇侧门。因为,这是这幢大宅带有诸多隐私的家庭生活天地。

郭氏巨贾心知肚明,这个园苑内的花草林木一砖一瓦及其布局,不管如何珍惜,如何保持,都有一个度,即不能违制。官宦和商人,一尊一卑,是不可逾越的两个社会层次,他和此园的一品大员的原主人隔着的可是几重山!封建之“制”是无情的。僭越了,是要抄家掉脑袋的。通过金利源码头走进上海的那个世界,只是西洋商品、风土人情,丝毫改变不了大清铁一般的律例。中国传统住宅的建筑与装饰,官宦、商贾和普通百姓是有严格区别的,比如,厅的规模,五品以下,不能以五楹为厅;厅内地砖,一到二品,方能横铺,否则只能铺对角线,而且砖面大小也有规定。色彩同样考究。色彩、彩绘,本来是建筑艺术和保护木材的双重需要相结合的产物,封建律例却把它演绎成了社会尊卑的一种标志。宋朝明文规定平民百姓不能用五彩装饰居室,只能用中和色调,明、清继承了这种制度。郭氏接手书隐楼并重新修缮的时候,只能在其它地方寻找摆阔气、展富有的途径。以材料本色见长的砖雕、木雕,便被选为主要的形式。于是砖、木的这些镂雕艺术,不论是浅浮雕、深浮雕或透雕,造诣上的精湛、细腻、生动、传神,都成了雕刻方面的珍品,超



过了苏州园林。深浮雕的，石库门门楣上端那一排长卷式的砖雕，就是典型，雕刻的是西伯昌磻溪访贤的故事，山水林木和楼台均如身临其境，所雕刻的人物就有 32 个，个个形象逼真，神态各异，它和门楣左右两侧的《穆王朝见西王母》、《老子骑牛出函谷关》，相互呼应，以同一的艺术风格营造出一种隽永的视觉冲击。透雕，就是镂空的立体雕刻，应数东西厢房墙壁下端的两块，东面的一块，是“天官赐福”，配以浅浮雕的边框，上沿为双龙戏珠，下沿为鸾凤和鸣，左右两边都是蝙蝠、梅花鹿、蝴蝶、碧玉，构成了一圈“福禄无边”的图景。这种以“龙凤呈祥（墙）”为内涵的组合，既给人以艺术享受，也时时感受到荣华富贵的灿烂前景正在向自己招手。至于木质建构的梁枋、云板、垫拱板上的浮雕、镂空雕之梅、兰、竹、菊等花卉，狮、凤、蝙蝠等动物和《汉宫秋月》等构思均奇巧精致之极……

郭家最神圣的地方，却是书隐楼紫檀木龕里所供奉的那尊泛槎立像。

这尊泛槎立像，是郭氏子孙们，为了纪念七世祖率领一支拥有十艘飘洋船的巨大商船队，从台湾府大林边大仑嵌墩移居上海城的壮举，用黄木雕刻而成。世祖身着明代衣冠，昂首挺立在一只独木船上，船尾向上翘，呈老树杈枒模样，枒上挂一函书套。独木船的船舷波涛汹涌，给人以强劲的动态感。雕工极其精致，具有明显的闽雕风格。立像的泛槎设计，立意鲜明，告诫子孙，不要忘了航海起家的历史。船尾所挂的书函，分明是按这幢住宅兼藏书楼的书隐楼而特地设计的，既然律例不准他们得到官宦才有的尊贵，那也不堕其志气，不失其高雅，以化腐朽为神奇之功，展示了作为航海起家的巨贾的生活追求，也蕴含了官宦到商贾身份转换的全部秘密。这秘密里，谁也无法否认对封建王朝蔑视他们商贾的控诉。这是书隐楼的点睛之笔，可说是书隐楼的灵魂。

郭氏巨贾的这种“志”，不仅表现在书隐楼的装饰布置上，更展露在依仗坚船利炮蛮横闯入者逼上门来的关键时刻。

相传，公元 1842 年 11 月，正值金风送爽的季节，某日，大英帝国麻打拉斯炮队的巴富尔上尉乘“水怪号”轮在上海古老的码头泊了岸。这些冒险家们此前已经光顾过中国许多口岸，领略了中国官员的兼卑和